

# 毛主席的讲话

[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在北戴河中心十组会上]

今天来讲共产党塔得了塔不了的问题。共产党塔了谁来？反正两大党，我们塔了，国民党来。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，塔台了我们还有几年。

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，但是还有资产阶级、右派分子、地主、富农复辟的问题。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。（有人捧话：国民党上台塔，搞了一个政纲，土地收归农民所有，但又保护地主。）各地方，各部才搞那些具体问题，而对最普遍、最大的方向问题不去搞。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，两年也不要，一年就要分化。（李井泉同志揭露邓子恢同志五个报告中的问题。）派干部下去，而思想不“定一”。不对路就走，这种办法不好。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，他不来，我们对台唱不成。这组中心十组再加五人：邓子恢，王东祥，康生，吴冷西，胡绳。

资本主义思想，几十年、几百年都存在，不说几千年，讲那么长吓人。社会主义才几十年，就搞得干净？历代都是如此。苏联到现在几十年，还有修正主义，马国际资本主义服务，实际上是反革命。“农村社会主义高潮”一书，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，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，讲错了，要更正。

有困难，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，这是一种大考验。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。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考验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，现在还出修正主义，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。

全业界合作化，我们搞得最好。因为从全国说，土改比较彻底，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。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和富农分子，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，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。社会主义改造……（不清）所有制，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。思想意识的形响是长期的。高级合作化，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，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，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，补充了不足。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，苏联就是这种情况。

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，没有出路，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，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剥削物卷，他们的卷道不比我们少。

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，整理一个材料，这个由康生同志负责，搞一个经济资料。

动程分子坚决闹单干，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，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。

要有分析，不要讲一片光明，也不要讲一片黑暗，一九六〇年以来，不讲一片光明了，只讲一片黑暗，或者大部分黑暗，思想混乱，于是提出任务，单干，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，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。否则，农业就没有办法。包产百分之四十到产，单干、集体竞赛，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。任务提得很明确，两极分化，贪污盗窃，投机倒把，讨老婆，放高利贷，一边富裕，一边穷。

烈、工、干四队，五保护，这边就要贫困。

赫鲁晓夫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。

康生同志插话：现在的价格，低出高进，不利于集体经济。

内务部一个司长，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怪诞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，要注意。中央下去的干部，要对下面有所帮助，不能瞎出主意，不能想随便提出个人意见。政策只能中央制定，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，再特殊也不能私自出政策。

思想上有分了政领导要有个态度，否则错误东西泛滥，反正有三个主义：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。资本主义又有罗办阶级，美国资本主义农场，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，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。包产到户，大户还要分家，父母无人管饭，马天下中农谋福利。

河北开明，有这么个人，“开明”，但就是个“胡”开明，是个付队长。听了批评“一片黑暗”的论调的传达，感到压力。你压了我那么久，从一九六〇年以来，耕两年多了，我也可以反你一下么。

有没有阶级斗争？广州有人说：“听火车轰隆隆的声音，往南去的象是‘走向光明’，走向光明”，往北去的象是“没有希望”，“没有希望”。

有人发困难财，甚国家困难之财，贪污盗窃，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，並不是共产主义，而是资本主义，封建主义。

每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，所谓解放区，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。

党员的成分，有大量小资产阶级，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，有一批知识分子，还有一批未改造好的坏人，实际上不是共产党。名与共产党，实与国民党。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，明显的贪污、腐化，这部分人好办。知识分子，地富子弟，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，有根本未化的，有他的程度不好的。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。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全部把帽子摘掉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阳过来，阴过去，阴魂不散，要做分析。

民主革命二十八年，在人民中宣传反帝、反封建，宣传力量比较集中，妇孺皆知，深入人心。社会主义才十年，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，是个重点任务。“六、七”只说资产阶级不好，但是将资产阶级加以具体分析，反对的是官僚、罗办资产阶级，对剥削资产阶级就反对不多，三反、五反搞了一下。没收国民党、大资本家、帝国主义的财产，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，分到别人手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。一九五三、一九五四年搞合作化，开始搞社会主义。互助组、合作化、初级社、高级社，一直发展下来。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。以往经过多次运动，社会主义建设、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开展。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，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，最主要的是高征、高征、瞎指挥、共产风，几个大办，安徽“三改”，引黄灌区（本来是好的，不晓得瞎搞），因此四个矛盾要再加上一个矛盾：正确与错误的矛盾。高征、瞎指挥、高征、瞎指挥，这是认识上的错误，不是什

么两条道路的问题。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，与混进来的反封建主义等更不同。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，没看准，农民就没有饭吃，就要浮肿，现在又减人。

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，就发生动摇。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，或没有马克思主义、没有思想准备，没有马克思主义，一有风就顶不住，对这些人应该让他们讲话，让他们讲出来，讲比不讲好，言者无罪，但我们心中有数，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，要有领导。陶铸的报告中说：“要正确处理…以请纪律处分，开除党籍…”我看带头的处分，绝大多数人是教育问题，不是纪律处分，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。

大家都分析一下死别。

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，地主、富农不好讲话，富裕农民就不然，他们敢出来讲话。上层影响要估计到，有的地委、省委书记如曾希圣，就要代表富裕农民。

要花几年功夫，对干部进行教育，把干部训练搞好，办高级党校，怎么行？

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，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，都是包下来的。

罗隆基说，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，都是治标的办法，治本的办法是要搞阶级斗争。我们要搞一百年的阶级斗争，不然，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、修正主义分子了。

和平过激，就是说过激，永远不过激。

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，还没有讲，有的只露了一笑意思，过两天可能顺成音。

三年解放战争，猛烈土地改革。土改后，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。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，比如潘汉年、饶漱石，长期没有发现。

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，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。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。

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真十假波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，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，他们准备接受政府，我们来个反攻，所有学校阵地都夺过来了。反右后，五八年并半年，五九年，六〇年大跃进。六〇年开始搞十二条，六一年搞工业七十条，农业六十条。

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，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，强劳弱死弱劳动。

有这样一种农民，两方面要争夺，地富要争夺，我们要争夺。无产阶级，农民有两重性，碰到困难就动摇，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，就是共产党领导。农村的事，依靠贫农，还要争取中农，我们按劳付酬，但要照顾四干，五保。

二千万人，呼三则来，挥三则去，不是共产党当权，那台能办到。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，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没有执行，不是促进农业。集体经济的发展，反而起了不利影响，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，叫“被坏部”。同志听了不高兴，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，以便引起注意。商业政策，办法，要从根本

上研究，这几年兔、羊、鹅有发展，这是因为这几项东西不征饼，打击集体，有利单干，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。

中央有些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下商量，可是有些下就是不同中央商量。中央有些下做得好，象军事、外交，有些下德政委，经委，还有财经办，农业办廿口子，问题总是不能解决。中央大权独揽，情况不清楚，怎么独揽？人吃了饭要革命，不一定要立一个下门闹革命，马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到下面去革命呢？我是湖南人，在上海、广州，江西七、八年，陕北十三年，不是一下地死干，永远如此，中央地方交商下门之间，干部交流，再给试一年，看能否解决，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。

财经各下委，从不做报告，事前不汇报，事后不报告，独立王国，四时八节，强迫签字，上不联系中央，下不联系群众。

谢天谢地，最近组织下来了个报告。

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，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，但是北京各个下，谁晓得他们干些干什么呢？几个主要经济下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怎么出主意。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。



經驗都說月上的五，五赫后委修，就不有成爭什托教拉營問爭  
有工正十四題一艘一以。起單每家，說沒變斗是缺斯陣爭斗  
沒、糾后沒問同是。們。國主義生命我，坊們不族在主義的  
人、始然然了。共后明我六列主義單時，拉我相我主義。社會階主  
數農開，就了對夫家。表攻，是社早中。拉是林位主了。就馬  
多，揮年始會問晚國題發，訖都，很阻止亡斯也。大相險者所，反  
題指半開州時魯們問社上會，看情阻又南，斯。胃主義。條馬  
問瞎下就鄭赫我了斯塔訖兩會。就就國條了冬左列主義。一義  
認有。年說次一。對在塔訖兩會。就就國條了冬左列主義。一義  
于說六州第年意，為們，然華打很遠林族中助簽年成馬列主  
由硬九鄭月。注岸是我在，了赫子斯華懷盟最五。又變了道，爭  
要，一。次三六，海就攻，們，一每根，中又同判九。們倒成，題斗  
主。食。一。九。們。國。國。尼。上。我。有。一。每。根。中。又。同。判。九。們。倒。成。題。斗。是。好。為。不。放。現。萬。出。現。事。也。八。了。才。級。國。主。義。機  
糧。誤。第。二。一。我。中。我。持。會。剿。還。年。其。五。否。決。中。的。在。我。夫。妻。的。問。的。都。是。認。是。解。出。几。；。爭。河。但。、。作。的。階。級。國。主。義。傾  
情。多。錯。月。年，。庄。鎖。來。支。持。會。剿。還。年。其。五。否。決。中。的。在。我。夫。妻。的。問。的。都。是。認。是。解。出。几。；。爭。河。但。、。作。的。階。級。國。主。義。傾  
事。么。的。十。九。間，。封。赫。赫。年。訖。年。題。一。四。利。了。月。起。現。斯。听。簡。斗。之。國。看。了。的。展。出。武。裝。士。的。了。同。主。資。盾。；。的  
些。那。办。年。五。中。了。想。周。會。會。口。一。合。命。簽。兩。援。是。而。了。也。級。主。義。了。這。；。及。運。交。了。蘇。偏。打。毅。國。動。矛。盾。國  
一。有。大。八。九。這。來。就。們。題。十。赫。赫。年。訖。年。題。一。四。利。了。月。起。現。斯。听。簡。斗。之。國。看。了。的。展。出。武。裝。士。的。了。同。主。資。盾。；。的  
了。沒。了。五。一。義。他。我。們。問。斯。九。樣。那。介。科。經。抗。了。得。其。產。修。論。經。証。蓬。一。尼。；。出。都。萬。很。好。們。反。主。間。盾  
錯。几。九。正。主。鎖。界。國。勒。莫。一。這。將。了。斯。科。經。抗。了。得。其。產。修。論。經。証。蓬。一。尼。；。出。都。萬。很。好。們。反。主。間。盾  
办。財。有。一。訖。糾。正。始。封。進。國。加。國。現。命。命。利。莫。簽。是。天。義。可。的。每。義。；。后。后。年。了。里。斗。爭。兩。八。形。；。國。同。主。間  
為。征。還。；。會。意。修。并。要。印。我。布。一。論。出。單。要。到。意。？。拉。主。他。來。級。主。勢。志。戰。一。現。伊。裝。斗。；。國。際。盾。各。民。國。之  
因。高。了。昌。注。為。年，。中。在。年。十。爭。中。國。命。后。顧。呢。斯。派。；。復。階。列。形。同。殘。大。是。出。西。武。的。克。法。國。牙。人。帝。義  
，。是。揮。早。武。就。因。半。海。月。月。〇。八。的。義。中。戰。革。命。以。不。起。南。宗。呵。是。產。馬。于。×。摧。界。都。；。立。好。勝。伊。口。所。謂。的。國。與。主  
年。主。指。就。月。訖。下。沿。九。十。六。九。會。主。列。不。打。行。托。他。時。不。是。義。行。也。無。至。×。受。世。；。立。好。勝。伊。口。所。謂。的。國。與。主  
〇。主。指。就。月。訖。下。沿。九。十。六。九。會。主。列。不。打。行。托。他。時。不。是。義。行。也。無。至。×。受。世。；。立。好。勝。伊。口。所。謂。的。國。與。主  
六。有。起。十。海。不。八。控。九。來。一。員。正。馬。是。能。執。鉄。的。公。；。條。夫。內。題。問。還。怕。二。美。更。度。是。這。現。萬。了。是。義。義。與。帝



明，学。社没的失送  
茂建恩的。是年很我  
一大层克相。还几作，  
一上实践挫好了前锐  
是搞的受合，部失  
，命具体败结此，可  
，形态单具失是如搞次  
活形搞的会是在是志这  
党识搞命就现也同，  
反意是单，设英锐堡”。  
搞搞态国好，设剑失糊会  
说，形中不结事叶不不全  
小論說和得相單。你事如  
寫輿意理合設。同評大參  
利用的真理建題。不批端不  
？要我普些理了線一，向呂人  
嗎先。又好真這路我慎几  
行，此主得遍決事。謹哪  
盛府，如列決普解單的唯  
說政也馬介是在的塗生佈  
小了命，就也正年糊一宣  
男一軍說題，們几不萬志  
是翻反學問時，我这是諸同  
不推，的，設？每節：x  
在，此守好，建好線关話：x  
現要如列得文合路大句請x  
是革命，合主結事，兩加。  
凡單說，結会有軍銳你參  
、費、因会分子切。  
这主要分子工作。